

貝爾蒂雄 166

索萊爾·普依格著

于之汾譯



周年書展 166

香港公共圖書館

香港公共圖書館



貝 尔 蒂 雄 1 6 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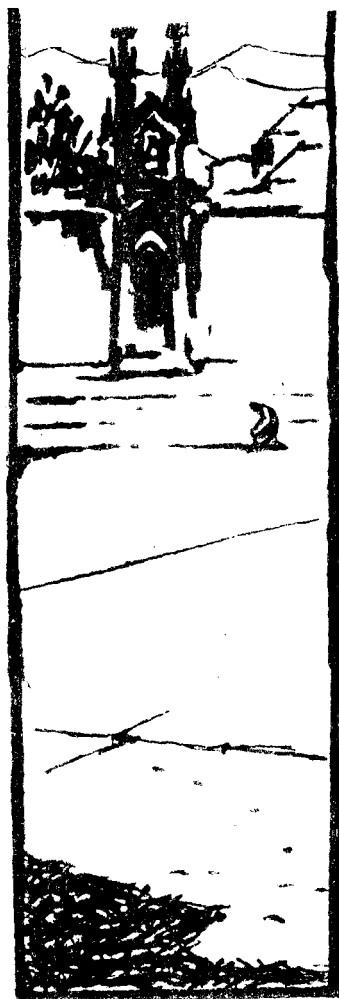
〔古巴〕何塞·索萊爾·普依格著

于 之 汾 譯

李 珏 溫 乃 錚 校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二 年 · 北 京



José Soler Puig
BERTILLON 166

封面画：張守义

貝尔蒂雄166

书号 1579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数 93,000 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 5/16 插页 2

1962年6月北京第1版 196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5000册 定价(3) 0.50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前 言

一九六〇年，在拉丁美洲第一个获得了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国家——古巴，举行了一次全拉丁美洲范围的文艺作品评奖。评奖的組織者是古巴的“美洲之家”，评奖委員中有拉丁美洲的著名作家尼古拉斯·紀廉、米盖尔·安赫尔·阿斯杜里亚斯、阿萊霍·卡邦蒂埃等人。在参加评奖的三百多种作品中，古巴青年作家何塞·索萊尔·普依格的作品《貝尔蒂雄166》获得了小說奖。

《貝尔蒂雄 166》的重要意义，在于它是古巴革命胜利后出現的第一部以革命为題材的小說。

这本小说以圣地亚哥为背景，反映了古巴人民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統治的英勇斗争。

圣地亚哥是古巴革命的搖籃。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，这里就有一群青年，在菲德尔·卡斯特罗的率領下，举行武装起义，进攻巴蒂斯塔的軍事堡垒蒙卡达兵营；这次英勇的武装起义象一道閃电一样，冲破了籠罩着古巴全島的反动統治的黑暗。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，

圣地亚哥的青年再一次发动武装起义，进攻警察总局，接应菲德尔·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从“格拉瑪”号上登陆。

从此，起义军在馬埃斯特腊山建立了根据地，展开了解放全島的革命战争，而这座座落在馬埃斯特腊山山麓的英雄城市，也成为配合根据地斗争的地下活动的最前线。

《貝尔蒂雄 166》所描写的，不过是当时圣地亚哥在某一天里发生的一些事件，但是它却象从这段英勇的历史中截取出来的一个横断面，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古巴人民反抗独裁暴政统治的英勇斗争的场景。在我们眼前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，有的是青年，有的是老人，有的勇敢无畏，有的胆小懦弱，有的刚毅坚决，有的动摇不定。他们的命运和思想，在严酷的斗争的考验下，即使是一昼夜之间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怯懦的变成勇敢的，动摇的变成坚定的，在斗争中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。

何塞·索莱尔·普依格是一位工人出身的作家，也是当时圣地亚哥地下斗争的积极参加者。《貝尔蒂雄 166》使他在古巴当代青年作家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。

这个译本，是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六一年七月号《小說报》上发表的俄文译本转译的。

王 央 乐 1961 年 11 月

斗争为求幸福

大教堂钟楼上的大钟敲过了。钟声震动着古老的墙壁，飞过市政府大楼四周的花园，消失在圣地亚哥的上空。正是早晨七点钟。朝阳的光辉照耀着灰蒙蒙、凄惨的天空。几架喷气式飞机一掠而过，把呼啸声和轰鸣声远远地留在后边。两个妇女正在教堂门前的长台阶上往上走，这时便抬头望望天空，可是飞机早就飞远了。于是她们又垂下那熬夜熬得通红的眼睛，望着台阶继续向上走去。

聶麦西奥是个不爱说话的叫化子，嘴里总是一个劲儿地在咀嚼什么东西。这当儿他一边伸出右手要钱，一边用左手提了提头上的破帽子。这两个妇女打他身旁走过，没有睬他。他把帽子扣在后脑勺上，不知为什么，把手在衣服上擦了一擦，又耸了耸肩，然后，小心地拖着两条患风湿症的腿，沿着台阶走下去。他那苍白消瘦的面颊因为多日不曾修刮，满是鬍子碴，两只暗淡无光的眼睛

虽然不大灵活，但却相当敏锐。他一瘸一拐地沿着台阶往下走，一只手撑着左膝保持平衡。

叫化子来到人行道上停了下来，嘴里不住地咀嚼，眼睛打量着过往的行人。他之所以这样不停地咀嚼，只是因为怕忘了这个习惯，其实他并没吃任何东西，他嘴里只剩下了一颗牙齿。

人们带着悲伤忧虑的神情，熙熙攘攘、来来往往地从他身旁走过。这个叫化子只消看上一眼，就能丝毫不爽地断定：哪些人是去办事的，哪些人只是溜大街，而哪些人又是照例地无事忙……

对面围着矮矮铁栅栏的小花园里，无花果树下的花坛上开放着一簇簇雪白的、淡紫的、金黄的花朵。花坛旁边，两个赤脚孩子（一个是白种孩子、一个是黑种孩子）正跪在地下用绒布把两个顾客的皮鞋擦得闪亮。两个顾客坐在花岗石的长凳上，被讨厌的太阳光照得眯缝着眼睛。

漂亮的小汽车、载重汽车和嘎嘎发响的马车，一条龙似地下坡朝市场奔去。街那边，一个混血种小孩用单调得令人厌烦的嗓音吆喝着：

“《古巴日报》①！”“《古巴日报》！”

在聶麦西奥身旁，大胖子马努埃尔嘴里塞满了嚼烟，咔嚓地打开了他铺面的铁百叶窗。一捆捆的报纸就堆

① 《古巴日报》：独裁者巴蒂斯塔反动统治时期发行的一种报纸。

——俄译者注。

在他跟前的人行道上。他打开了鋪門，便來搬報紙，漫不經心地把大捆大捆的報紙往鋪子里扔。每扔一捆，就歇一口氣。

叫化子一直等到大胖子搬完，才拖着兩條腿跟他走進涼爽的鋪子，用習慣的姿勢伸出一隻手，接過一份報紙，馬上打開來看。

老头兒的視線並沒有停留在第一版上……他立刻翻到第三版，身子彎得更低，臉更湊近報紙。他半張着嘴巴，甚至停止了咀嚼，眼睛尋找着他所要看的東西，腦袋隨着眼睛上下左右晃動。他那雙搜索的眼睛不感興趣地滑過各種消息：結婚、出生、離婚……最後停留在標題是“死亡”的那一欄上面。

“……安赫爾·皮耶得拉·里柯，二十五歲，肺癌。里卡多·貝雷斯，十八歲，貝爾蒂雄 166。華金·帕拉斯，十五歲，貝爾蒂雄 166。阿爾弗萊多·阿巴里西奧，八十一歲，腸結核。彼得羅·迪亞斯，十二歲，盲腸炎……”

老头兒靠在柜台上，放下了報紙。他視而不見地凝望着前方，兩只眼睛好像是看報看累了似的，頓時潤濕了，模糊了。他覺得全身沒有一點氣力，不能離開柜台。但是不一會兒，他就直起腰來，折好報紙，還給正在注視他的大胖子。

叫化子疲倦地拖着腳步向教堂台阶旁邊他原來站的

地方走去，并沒注意到迎面走来的人，結果就跟一个行人撞了个满怀。老头儿收住脚步，鎮靜地上下打量着对方：原来这是一个黑人，穿一件深藍色的上衣，既沒打領帶，也沒戴帽子。黑人臉上显出一副专心和緊張的神情，这和聶麦西奧今天早晨在許多人臉上看到过的一模一样。不过在这一張黝黑的臉上还有一种坚决的表情，这是別人臉上所沒有的。

兩人相撞后，黑人連忙轉过身来，伸手要去扶老头儿，可是他看到老头儿站在那里，一晃也沒晃，便訥訥地說一声“对不起……”就走开了。

聶麦西奧并沒有听見他說的話，但是从那两片厚嘴唇的动作上，就明白黑人說的是什麼。他搖搖脑袋，回头望了黑人好几次。黑人那双象是瞄准时紧盯着目标的眼睛，流露出严肃坚决的神情，給了老头儿很深的印象。

聶麦西奧是个聾子，已經七十多岁了。四十年前，碎石場上发生的一次爆炸震聾了他的耳朵，从那时候起他就要起飯来。他在剛参加修筑铁路的时候，原来是个身体健壯、性情快活的小伙子，不料炸药在預定時間以前就爆炸了……

聶麦西奧住在教堂大門旁边的壁龕里。自从結識了那位把自己聪明灵活的眼睛藏在眼鏡后面的年輕神父后，聶麦西奧便不知不觉地开始探索人們的秘密。他那双聾耳朵麻痹了周圍人們的警惕性，使人們不注意他。

其实老头儿早就学会了根据人家嘴唇的动作，了解人們說的是什麼，所以人家說什麼機密話全都瞞不過他。

他看了報紙，又碰上那麼一個使人難忘的黑人，覺得心里很不寧靜。他把帽子一会儿摘下來，一会儿又戴上去，嘴里咀嚼得比平時更快，並且氣沖沖地哄趕着他從不注意的蒼蠅。後來，他離開了原來的地方，拖着腳步急忙向教堂走去。老头兒走進了高大的拱門，在神壇前跪下，在他那因為耳聾而不受生活喧囂侵擾的腦袋里，突然湧起千思萬緒，亂糟糟地嗡嗡發响：

“上帝啊，這種日子要到什麼時候才了啊！”

他從來沒有任何信仰，而現在却要求信仰，尋求信仰。他一向以自己不愧作一個人而自豪，這種支持着他度過孤苦伶仃半生的自豪感，現在突然失掉了。

接着，他站起身子，拿衣袖揩了揩前額。兩個婦女跪在他身旁祈禱。儘管他聽不見她們的禱詞，但是看她們嘴唇的動作，就明白了她們禱告的也是那句話：

“上帝啊，這種日子要到什麼時候才了啊！”

老头兒很吃力地走到門口，準備鑽進自己住的壁龕里去。在神壇的旁邊，他在油煙裊裊的暗淡烛光下看到了神父。老头兒走到階上，看見階下邊來了四個身穿軍裝的家伙，手里拿着哭喪棒似的烏亮的步槍和冲锋槍。領頭的那個人身材高大，體格魁梧，架着一副黑眼鏡，戴着一頂軍官制帽。

聶叫化子馬上轉回身子，沿着椅子中間的通路慌忙地跑起來，心里扑咚扑咚地亂跳。

“神父……”他驚慌地壓低聲音喊着，“神父……”

神父已經不在大殿里，一個小執事看見有人一瘸一拐地倉惶往內殿跑，便使勁地叮叮當當搖起銀鈴來。

聶麥西奧沒有敲門就闖進了法衣聖器室。這裡共有五個人。在這昏暗的屋子裡，他只能從戴眼鏡這個特征來辨認哪個是龔薩列斯神父。神父忙向他迎來。

“聶麥西奧，什麼事？”他的聲調裡充滿了詫異和驚慌。“你有什麼事？”

“堪尼薩列斯……”老头兒慌張地低聲說道。“堪尼薩列斯帶著人來了……到這裡來了……在大門口呢……”

神父倒退了一步，眼睛在眼鏡後面炯炯發光，但隨即暗了下來。聶麥西奧看到神父一聲不響地轉過身去，面對著其他四個人，好象打了個手勢，叫他們不要慌張。

“那又有什麼關係呢？”龔薩列斯神父說道。“讓他們來好了。豈有此理，竟闖進神殿裡來了！話又說回來啦，任何人都都有權利到這裡來……”他連忙溫和地加上一句。老头兒注意到他對其餘四個人說話時面色很陰沉：

“先生們，隨我來。”

神父在前，眾人跟在他後面，從屋裡走了出去。這時聶麥西奧才發現其中有一個人是他認識的。其實不能說

認識，但是他見過，就在今天，前一会儿！这个人就是剛才在馬努埃爾鋪子前面撞了他的那个黑人。就是他。深藍色的衣服，而更主要的是他那沉着堅決的表情。不過，這會兒他額上的皺紋却顯得更深了些……

神父拿着一本祈禱書從容不迫地穿過中院，一邊走，一邊心不在焉地用祈禱書拍打着自己的法衣。他鼻梁上架着的眼鏡看來就象一只很漂亮的蝴蝶。他咬住下唇，陷入沉思，兩眼望着地面。如果有人從旁邊看到他，一定會認為這正是他每次在神壇前出現時的那副全神貫注的樣子呢。至於他兩眼閃出的微微亮光，這可能是心靈里燃起的聖火。

壯麗的拱門下站着一個身材高大的軍官、一個兵士和兩名警察。他們手里的槍支，在光輝耀眼的教堂建築物的襯托下，顯得又長又大。龔薩列斯神父斜眼瞥了一下他們的槍支，心想，地獄里的蠟燭大概就是這樣又黑又難看的，如果地獄里確有蠟燭的話……這些地獄里的蠟燭就在這裡，就在教堂的院子里，就在神殿的牆邊！

神父覺得自己受了侮辱。不過當他走向來者，對他們說話時，語調里卻一點沒有露出敵對的情緒。

“先生們，有何見教？”他問道，客客氣氣地欠了欠身。

軍官從頭到腳打量了神父一眼，然後用手向着周圍的院子一揮說：

“我們知道您這兒藏着幾個家伙……”

神父两手抱着头，向后倒退了一步，脸上露出一副天真的吃惊神情。

“哪有这种事！”他大吃一惊地说。“上帝保佑！我们这里藏的只有一样东西，那就是人类的罪恶，人们懺悔时说出来的隐私……您懂得吗？”

两个警察嘻嘻地笑了起来，甚至连他们的长官也忍不住用拳头捂住了嘴巴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”军官说，“我们是要搜查的。神父，您就祷告吧，可别真在这里搜出别的什么罪恶来。”

“悉听尊便，”神父回答说。“想必是你们有官方的搜查证罗，是不是？”

“那自然啦！难道您没看见吗？您看这法官发的搜查证吧……”这个肩上戴着校官星章的大个子得意洋洋地说道。“您瞧，这搜查证很漂亮，是不是？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把手一挥，让神父看看他手下人带的枪支。神父咬住嘴唇，点了点头，两手交叉在胸前，藏在眼镜后面的眼睛暗了下来，可是转瞬间又象火一样发光了。

“那么我们走吧，”他安详地说道。“先生们，请吧！”

于是这些人端着枪，警惕地跟在神父后面。年轻的神父听着身后他们的沉重的脚步声，仿佛他们的大皮靴正在他头顶上咚咚咚地敲，觉得自己快要失去自制力了。他的眼镜蒙上了一层薄雾，嘴里发干，嘴唇直打哆嗦。

“救主耶穌，保佑我啊……給我力量吧……”他把祈禱書揣在法衣的寬大的口袋里，掏出一條白手帕，一邊走着，一邊摘下眼鏡來，擦了擦鏡片，又伸直手臂，看看是否已經擦乾淨，然後重新戴上。

神父毫無懼色地領着那些人走遍這座古老的建築。他們到處搜尋，在兩座相同的鐘樓里的大鐘底下，在各個角落裏和壁龕裏都亂搜了一陣。他們打開了古老的櫥櫃……這些大兵先是一聲不響地細細察看，搜索，後來竟大翻特翻起來，最後才開口說話。

“這裡有一股停尸室的气味……”一個大兵皺緊眉頭說道。

“是的，”神父答道。“所有的教堂都有這種气味。不過只有不信教的人才害怕，信教的人是不怕的。”

“哪來的這股气味呢？”上校很感興趣地問道。

神父微微揚起眉毛，對着上校看了半天。他需要贏得時間，才這樣拖延回答。

“誰知道是怎麼來的！”好一会儿他才說出這麼一句，然後又向前走去。

一路上警察用槍托靈巧地敲擊着牆壁。神父頗不以為然地搖搖頭，對警察說：

“這裡沒有坑道，也沒有地窖，更沒有什麼密室……那全是傳說。除了你們看到的以外，再沒有別的了……”

上校的臉色越來越顯得不耐煩了。

走到法衣圣器室門前，大兵們站住了脚步，等待年輕的神父去開門，而神父却只顧向前走。這時就連黑眼鏡也掩蓋不了上校眼里射出的凶光。

“喂，神父！”

神父冷冷地轉過身來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打開這扇門……”

神父慢騰騰地走近來，窘迫地拭着臉頰。

“非常抱歉，”他臉上顯出一種很為難的樣子，說道。

“你們不能進去，那是神聖的地方。”

年輕的神父站在那裡，就象一個做了壞事，當場給人捉住的小孩子。一眼就看得出他發慌了。

“打開門！”上校舉起手槍喝道。“這種時候管它什麼神聖不神聖！”

上校帶來的人咔嚓咔嚓地拉動武器。走廊上就象敲起喪鐘一樣，響起了扳動槍栓的可怕聲音。龔薩列斯神父故意鎮靜地背門站着，雙手交叉在腦袋上面。

“這裡不許人進去，”他斬釘截鐵地重複了一遍。“這是神聖的地方……”

“滾開！”

上校狠狠一推，神父便一個踉蹌從門前跌倒在地上。

踢到第四腳，門就嘎吱一聲給踹開了。一陣狂喜的喊叫隨即蓋過了門的響聲。

“他們在这儿！在这儿！”

这几个穿軍服的家伙消失在門洞的暗影里了。室内傳來一陣砰嘭声和喧鬧声，好象整座建筑物都給震得不住地在顫抖。

神父坐在地上，咬着嘴唇，眼里閃現出嘲弄的微笑，尽管臉上依然是那么严肃。这时四个人神情沮丧地从室内走了出来。

“咱們快离开这儿，”上校右手拿的已經不是手枪，而是那副黑眼鏡了。“我需要新鮮空气，这些玩意儿熏得人簡直要吐……尽是一堆神父用的破烂！”

他們咚咚咚地順着走廊走出去，神經過敏地用枪向黑暗的角落里乱刺。神父警惕地远远跟在他們后面。

軍人們穿过旁門走上了台阶，並沒有注意站在那儿的聶麦西奧。神父看着他們走下台阶，还站在那儿对着他們的背影望了半天，然后抖了抖衣襟，走回剛才上校把他推倒的地方。他一眼也沒瞧被巴蒂斯塔兵士踢坏的那扇門，却打开了对面阴暗处的另一扇門。

他走进那个房間里，藏着四个人，就是聶子曾在法衣圣器室里看見过的。两个穿着卷袖衬衫的年輕小伙子藏在門旁的角落里，靠墙站着；一个淺黃头发的青年，他身旁站着那个寬肩膀、穿着深藍上衣的黑人。神父一进来，他們就把他团团圍住。神父两臂交叉在胸前，神态严肃而鎮定，由于忍不住的微笑而眯縫着两眼。